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真宗皇帝

种放出處

淳化三年八月詔徵終南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致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得未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喜辟穀會陝西轉運使宋維翰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又爲果爲人知不得去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上喜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貫賜之不奪其志

談苑載故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咸平元年九月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僅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放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莖母欲行私親是掠朝廷之美也士申賜放束帛懸錢四年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策孝行純至棲遯衡泌僅二十年願以脩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脩禮發遣放辭疾不至四年七月丙辰遣使賫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錢十萬先是判永興軍張齊賢使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且言臣前在中書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澤緣未知本末不敢奏

奏今茲出守始熟其為人故也 九月戊子种放以福中  
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氏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  
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謀環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上謂宰臣曰  
放亦有就祿任意且言迹孤朕諭以竣外班列必見朝廷  
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爲者嘗一人可以勸天下矣己酉放  
表辭恩命上令軍臣召問之又知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克  
叟游舊令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咨治道如放終  
未衆任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爲軍臣言上虛懷待士  
旰食憂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竊來爲念軍臣以聞詔遂不  
許其策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

言許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惟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院光寵之盛前所未見也六年三月癸卯左司諫直昭文館種放再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十月上遣使就終南山撫問放園其林泉居處以獻已未召近臣觀之翌日又遣使優詔促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許之景德元年正月癸巳遣中使賜種放茶藥十月壬午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自終南山來朝上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俸特給之二年四月戊戌幸龍圖閣近臣畢具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與馬閱太宗御

書又觀諸閩園畫 五月以放為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  
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  
錢行思禮甚厚 九月辛未遣中使齋詔無間种放於終  
南山 十二月甲午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三年  
四月放有兄喪賜告歸終南山宴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  
侍臣皆賦放每至京師秦雍學徒多就而受業上面獎之  
放頓首謝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  
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  
草屋食野菜藟麥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能也 四年  
十月甲辰右諫議大夫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  
謂輔臣曰放比高尚其事每詢放多有可採朝廷雖加爵

秩而未能大用卽物議未厭因令陳亮史諭意且曰朕慮  
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爲美也既而亮史言放云自被  
聘召及還疎者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  
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亮史復手筆訊之放答  
疏如前上乃遣內侍賈詔賜放畧曰卿宜體茲眷遇整乃  
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畧盡形奏牘以沃朕心  
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  
表回讓上曰是能守分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給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  
山是日召見宴餞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  
製序杜鎬辭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因誦

北山移文其意蓋譏放也明日上出尾迴已下詩序示王  
旦等因題品之以迴詩及楊億王曾序爲優詔令別自繕  
寫送放時瑜榮之 三年正月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  
雍者放答陳克史詩五章以聞上嘉之謂宰相曰放隱居  
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  
赴闕放表乞賜告上許之詔答云倘再召勿復辭也又作  
歌以賜并資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放爲弟沈求官即授秘書正字 四年正月給事中种放  
自終南山來朝 二月上躬祀汾陰后土三司車駕西還  
至西京令京兆府禁民採种放莊園 四月中辰朔車駕  
至汾陰甲寅給事中种放還終南山賜宴賦詩如前例



十一月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胎書朔  
其出處之迹且勸以亟解祿仕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  
娶尤惡羗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間頗  
飾輿服於長安曠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  
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  
被酒稍倨嗣宗怒以語璣放放曰吾不猶愈乎用力而中  
第者乎初嗣宗就試講武殿嘗因戲口擢首科放放及之  
嗣宗媿憾因上疏言所部蕪井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  
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且述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園  
田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而賜放終南田  
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詆詆目放為魁魁且屢遣人責

放不法上方侍放厚詔工部侍郎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  
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大封觀側詔遣內侍就與唐觀側  
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  
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使視美糧具之數時議僥  
薄焉 八年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  
悼親制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錄其  
姪世雍放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  
篇其目議道議德議用議若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  
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將卒忽取前後  
章疏葉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

楊億進退

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以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  
左司珠楊德並知制誥上初欲用著作佐郎梅詢命書  
就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善詢言於上曰梅詢險  
薄用之恐不協羣議上曰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德有武  
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乃以德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  
試翌日與德並命十二月奏疏議棄靈武其略曰今靈  
武之存爲害甚於蛟蛇供饋之費爲靈過於蟻壤無鴻毛  
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忍遠大之畧信悠悠之談景德  
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德修歷  
代君臣事迹三年五月有五大冲者初以身經中第罷  
直黃主簿赴選詞命爲流內銓主事權授大理評事時知

制誥楊億知通進銀臺司魚門下封駁事即封還誥書以爲丞史之職不宜任清官不聽既而大中居職累歲無所裨贊丁未送番官院陞務外州四年欽若爲人傾巧同僚皆嫉之億在館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它所亦然欽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詔諭億令作詩竟遣延不送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畫曲詩述前代被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 三年二月庚戌命翰林學士尼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五年九月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扶太

醫藥之科章為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劄子側席待召  
賢之句尋以久疾求詳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  
介寡合在書局惟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善當時  
丈士咸頌其品題或被取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  
素薄其為人欽若却之陳彭年方以文吏售進忌億名出  
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翰  
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革益契丹書云鄰壤交  
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眾壤真壤等字億遂改為鄰境明  
日引唐故事學士革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  
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皇后劉  
氏上欲得億革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靖三代謂曰大

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  
它學士草制億雖頻許旨思禮猶不表王款若陳彭年深  
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  
賜坐從容顧問徐出文彙數篋以示億曰卿職職書迹乎  
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差恐不知所對頓  
首再拜趨出知諧言之言得行即謀退適億有別墅在陽  
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弱告孀子與孔目史中夕  
奔走先一日上聞億母疾遣使者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  
及門刺億已亡去矣朝論益然以為不可上亦謂輔臣王  
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嘗  
其詞學真諸官殿陛下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為罪人類

陛下矜容不然顯階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諭司命弗下德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辭官  
年未以億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瘵俟損  
日赴任

黃庭堅云改命陳彭年草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  
按立后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  
緣此也歐陽修所記與江休復畧同今用之錢惟演余  
坡遺事載億以五月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  
亡其罪億去後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親緘藥  
劑及金帛賜之蓋飾說也今用錢惟演所載庶得其實  
億既亡去朝論即宜然王旦等乞罷其近職此命當沮

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年未幾四旬始有降真宗堂  
才容直之盛德於此可見而實錄正傳並皆畧之深可  
惜也今持著之德稱疾求罷因授分司本傳當不謬又  
云有憲官彈德者則恐未然憲官蓋姜遵也彈德在明  
年八月德降汝守時分司之授初不見憲官舉劾疑本  
傳別有所據當考

七年八月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德以疾愈求入朝上謂王  
旦曰德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  
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德不足証誇構之耳德受國深  
恩非土木類詔詔過當則恐有之訟讎之事保其必無也  
戊辰命德知汝州既而監祭御史姜遵奏德頃以母疾



禮去闕庭所宜屏跡衛等盡心甘旨或求頤郡深屬要君  
請罷之上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  
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踰此意耳乃詔中書召遵諭之

按寶錄及寶訓並稱億求入朝獨姜遵言億忽求頤郡  
不知何也蓋遵聽聞不審或寶錄與寶訓字誤當考

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來  
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兩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  
之詞筆照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蕡來絞要殊  
罕相繼屬和文有正元元和格者自億始也 九年十一  
月癸亥詔近臣觀書龍圖閣秘書監楊億預焉

孫曾太史萃隆平集楊文公傳云疾愈知汝州會加玉

皇聖號表請陪伺召為醫冊參詳儀制副使久之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坐謫降秘書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冊立皇太子命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 三年三月癸未工部侍郎楊億等並降一官以貢舉坐謫也 四年四月庚寅工部侍郎楊億為翰林學士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所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始終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表以全君臣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六月冠準萬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授億以代丁謂億畏事泄夜昇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殿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懼力諧

準授準太子太傅萊國公 七月周懷正事敗兄周懷正  
謀反立 飛準又降授太常口卿知相州朝士與準相學者  
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靖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  
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沒俱下面無人色謂素  
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頃公為一好詞爾億乃稍  
安平保全之當時宰相變才如此謂雖奸邪議者亦以此  
稱焉 十二月丁丑朔起復翰林學士楊億平隸其子絃  
為奉禮郎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自  
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簡革其浮薄至億乃振起風采  
與古之作者方駕矣文思敏速畧不凝滯對客談笑揮毫  
無廢而精畧有規裁不煩不艷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十言

不加點竄於是學者翕然宗尚名聞四方書無不覽善強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字之冠也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甲午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億爲禮部尚書賜諡曰文國朝政事非嘗任兩府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爲冠準革奏請太子親政爲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乞加諡億忠字泰雖不行詔送文館

王欽若事迹

咸平四年四月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左珠議大夫參知政事五年三月庚戌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削籍

流儋州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趙昌言膳部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范正辭並削一任昌言貴授安遠行軍司馬正  
辭滁州團練使推直官殿中丞高鼎主簿王化並削兩任  
鼎貴授新州別駕化黃州參軍先是有河陰民常德方者  
訟臨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下御史臺鞠得款云咸平三年  
補太學生高僧仁推舍仁推聞懿就試言多識朝貴當為  
道達懿嘗紙許銀七錠仁推以謀之惠秦惠秦私德其二  
易為五錠惠秦素識王欽若時已在貢院乃因欽若館客  
言文德僕夫徐興納書紙欽若妻李氏李氏姦就家僕初  
詹書懿名於其在臂并口傳許收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  
過三場詹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違詹語李氏今取所許物

懿未即與而懿預奏名登科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  
雅爲文德惠秦等所地馳書河陰形於紐晉德方者責卜  
縣市獲仁雅書以告昌言具得其事白靖遠欽若屬文先  
是欽若爲亳州判官睿即其縣幹及代歸以睿從行雖久  
事欽若而未除州之役籍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績還鄉里  
持服欽若托爲睿解去名籍至是欽若自訴云睿休役之  
後始備於家而惠秦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上謂昌言  
曰朕侍欽若至尊欽若欲親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  
耶且欽若纔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昌言爭不能得乃  
詔翰林侍講學士邢昺內侍副知閤承幹并驛召知曹州  
工部郎中遼肅知許州虞部員外郎毋爾古就太常寺別

鞠得懿欵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域湛懿亦與駕同造湛  
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僞僧  
達主司實不知誰何至是局等緣懿識湛以爲湛納其銀  
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實文德徐興悉遁去  
欵若近來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置不識忠秦故無與爲  
證又欵若固執知舉時未有初審而懿欵已具遂以湛受  
銀爲哥議去當元持信之懿杖脊配隸志靖軍志秦坐受  
簡及隱銀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持杖一百黥面  
配商州坑冶仁推坐詛言懿杖脊配隸郢州牢城是獄也  
仁推雖坐詛言懿索銀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欵若  
知舉出爲同知樞密院事洪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

畢及官收湛家資無物湛素與梁顛善假顛白銀器乃取  
顛所假者輸官昌言等皆坐致入井及於責

此段實錄所書專爲王欽若。今用司馬光紀聞及欽  
若新傳修入

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入寇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策參  
知政事王欽若亟言於上請幸金陵會書樞密院事陳亮  
史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免史在旁準心知欽若  
江南人故請南幸免史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爲不知曰誰  
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  
大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挽其謀堅守以老  
其衆勞逸之勢我得怯算矣奈何欲委棄朝社遠之楚蜀



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妾有闕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欽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耆提舉河北轉運司十二月戊戌車駕至自澶州二年正月甲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己巳欽若加階邑寄封中謝又賜襲衣金帶鞍馬四月欽若素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教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爲之仍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講學士之上三年二月契丹既和朝廷無事魁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自得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曰送準

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  
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  
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  
秋時小國猶耻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盟於  
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欽親征未決或  
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諧者謂準無愛君之  
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故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韻準稍衰  
戊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爲刑部尚書  
以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  
便坐上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

重柄庶保終吉也既而令準出知陝州將行又遣近臣傳旨戒約

準和陝州書在三月庚申令并書之

封禪天書見封泰山七月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上欲臨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冠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倍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勲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

王欽若恨瓊附準此據王珪所作神道碑本傳云宰相止上問疾按欽若此時未為宰相傳誤矣或當時史官陰為欽若諱也

上以李溥林特劉承珪等所折衷新法猶恐未盡其委命

恒密直學士李潘劉踪知雜御史王濟與三司同取舊法  
較其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惑不敢以時貨易然權務  
所納金帛其數已多於前歲矣 庚申特承珪請罷比較  
仍乞不議酌當從之 四年九月丁謂林特以王濟等較  
茶法持論多忤因與王欽若迭致訾之 年已濟以工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十二  
月乙未王欽若等編修君臣事跡欽若爲人傾巧所修書  
或當上意褒賞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謝或謬誤有所  
譴問則戒書吏稱揚德以下所爲以對同僚皆媿之仗陳  
越寢如尸以爲欽若石中立作欽若妻哭其旁餘人歌虞  
殞於前欽若聞之亟奏將盡絀責王旦持之得寢德在館

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他所亦然欽若出知杭州奉朝啓  
有詩獨德不作欽若辭曰具奏詔諭德令作詩竟遷延不  
送

此據江休復雜志附見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  
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鼓樓而  
為漏室蓋務為甄宮豈若直指其名也宜改正之欽若曰  
此蓋晁迥楊億所修上曰卿嘗參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  
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  
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文官其初修或再看詳皆具載  
其名 五年九月戊子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

兵部尚書安仁小心謹畏處事審詳持留意於刑名內外  
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  
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  
察其中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  
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舉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  
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  
常欲報之上然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三司使禮部侍郎  
丁謂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初翰林學士李宗珩與王旦  
善旦欲引宗珩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  
當白上宗珩家貧祿粟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  
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

因奏系巧員王三私錢不能備且欲引宗巧參知政事  
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巧名聞  
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  
還卽命謂代之蓋欽若所爲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  
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己丑以鹽缺  
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  
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等善當  
時文士多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欽若驟貴億  
素薄其爲人欽若却之陳彭年乃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  
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議  
立皇后劉氏億不欲革制更命他學士以是頻許旨恩禮

猶不喪王欽若陳彭年深害之益加毀踏上意稍恚德嘗  
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大業數歷  
以示德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  
作德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諧者之言得行即  
謀退適德有別墅在陽翟德母往視之會得疾德遂留謁  
告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 壬申以右諫議大夫龍圖  
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 七年六月乙亥樞密使  
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  
為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  
嘗跪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且欲白於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遽



臣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非欵若幾為衆笑且  
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欵若每奏事或懷數  
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  
知節嘗於上前頓欵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欵若寵顧方  
深知節愈不為之下爭於上前者數矣及是王懷信等上  
平清并監鑿功樞密院議行賞欵若免矣請轉一資知節  
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上促之  
知節恚恚因面訐欵若之短既而不暇奏乘即超授懷信  
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曰欵若等議賞與不具劄子亦不  
具進表使直到送中書與懷信供備庫副使始則稽留不  
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

朕獨束手也又曰欽若等亦異常不知事無大小動輒爭  
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耳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於  
是三人者俱罷 八年四月壬戌欽若復爲樞密使同平  
章事 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  
爲右僕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陞  
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  
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  
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  
相欽若欽若常語人曰爲王子明政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九月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爲禮部侍郎初曾  
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 見崇奉五嶽上意不擇及欽若爲

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布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  
遷而曾令人葺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  
若遂罷曾政事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先是太常禮院言  
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旦以是日筵望準禮例中書言其  
日皇帝已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朝之命議者謂其日  
當罷百官拜表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攻抑之十二  
月甲戌以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李士衡爲三司使士衡  
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會上論時文之弊欽  
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  
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顯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二年十一月屯田員外郎判度支勾院任布青監鄧州酒

阮思軒論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  
王欽若議論多相夫曰稱疾辭位丙午罷爲刑部侍郎翰  
林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三年六月甲午左僕射  
平章事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過浸衰人有言  
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  
國家置御史臺固欽若人辨虛實耳欽若豈恐因求出藩  
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謝  
不省遂罷相制詞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尋命判杭州  
資政云初周懷正以上崇禋祀遂與妖人朱能輩偽造  
靈命異圖恩寵且日進樂餌欽若屢言其妄復畧陳規

誅懷正懼得罪因共誣詆備言捕獲金高州道士譙文  
易畜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上不復辨詰始有是命  
蓋當時史官見欽若復相故陰爲之辭其言不然也今  
削去受金覆實事據記聞載蘇頌子容語此必不妄今  
從之

初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  
後使蜀在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  
其字則吾司徒裝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  
儀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後又言度墳在  
鄭州祠宇毀壞欽若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爲鄭  
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者其事

凡天文及諸詞祭皆欽若發之難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脩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 九月壬申王欽若來朝令入赴內殿起居 十月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十二月己丑王欽若為司空職任如故 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為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見丁誦事迹 五年十一月戊子責授司空判分司南京見丁誦事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真宗皇帝

丁謂事迹

天禧三年正月丙戌知江寧府丁謂言啟承天節道場甘露降仍獻五言詩有詔褒答有和詩賜焉 四月丁酉知江寧府丁謂言中使雷允恭詣茅山投進金龍玉簡設醮次七鷄翔於壇上上作書賜謂 六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

宋綬革解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謹甚常會食黃汚準  
稽謂起徐拂之準定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稽耶  
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丁未以同玉清昭應宮副使  
吏部侍郎林特為尚書左丞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  
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特亟引用之 四年六月丙申以  
古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  
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  
準輒曰君一匹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  
而丁謂以拂稽亦恨準及同為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  
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  
實為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上不豫親於語言政事多中



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故劉氏宗人橫於蜀李  
民暨井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  
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圖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

正傳云丁謂殘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王按此時惟演  
但為翰林學士不當使與丁謂同日而語附傳亦不載  
惟演恐正傳誤增今不取張唐英仁宗政要又載準言  
丁謂持才扶姦曹利用恃權使氣恐唐英所載亦不得  
實利用恃權使氣當在太后垂簾時今猶未也陳輝拜  
罷銖亦止稱丁謂

準乃蜀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  
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  
者既而準被酒泄所謀

億至自剪燭跋此據附傳今正傳削去龍川別志乃云  
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泄丁  
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不知別志何所據然別  
志所稱立太子廢劉后則自準罷相後周懷正之謀而  
億所草乃請太子監國表爾雖附傳亦以為微服過利  
用為在此時蓋誤也拜罷與附傳同今正傳已改之附  
傳及拜罷錄並云草制正傳但云草表今從正傳

謂等益懼力踏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

其請會日暮名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  
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推演頊次推演至極論準專恣請  
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推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  
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吏與加優禮推演請封國公出袖  
中具肩冊以進上於小園中指策字推演曰如此則中書  
但有李迪恐頊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曰恐泄  
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請昔所  
見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

詳云

仁宗實錄寇準附傳陳輝拜罷錄司馬光記聞張唐英  
政要曾氏隆平集蘇氏龍川別志並誤以準初罷相時

事即周懷正所謀蓋不考其日月故也國史正傳已畧  
正之但不詳爾今取錢惟演日記及江休復雜志附益  
之請太子監國準奏也傳位太子廢皇后周懷正謀也  
準以監國表洩罷相以懷正謀洩遠貶二事初不同諸  
書見準坐懷正羅貶謂準本謀如此其實謀出懷政準  
未必知耳仁宗景祐元年四月以王曙言進謚揚億亦  
但云草奏請太子親政不云干制也龍川別志又言使  
億草詔書遣曙出使誅異已者曙藏去之億實不然今  
止從實錄

七月癸亥上對參知政事李迪兵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  
錢惟演於滋福殿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

史文結中外再求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過召以至管軍臣  
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着意恐小人明黨誑惑聖聽不如  
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開準已具表乞河中府  
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  
曰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上曰李迪何如惟  
演言地長者無過只是才短不能制準因言中書宜早命  
宰相上難其人惟演對曰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着三兩員  
參知政事上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對  
曹利用丁謂任中正並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馮拯  
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  
惟演言知白有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上頷之惟

演又言冠準宜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暗又其女婿作東  
宮屬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知言  
出禍從然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上曰卿勿憂惟演再拜  
而退 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為吏部侍郎兼  
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拯拜樞密使蓋用惟演之言也迪既為宰相而準  
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  
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  
此舍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  
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  
命樞密口頒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怪疑曹利用丁

謂因各求罷上徐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詰之將有所易  
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演入對曰為極故參知政  
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違曹  
利用丁謂過中書上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為  
使又言玉清昭應宮未有使謂當議建言宜即令領此又言曹  
利用志亦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上曰諾庚午以樞密  
使吏部尚書丁謂口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  
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也

此段參取錢氏及司馬氏日記修入晏殊詔召恐不至  
再當考馮拯自兵書加吏書必參政日記偶脫今追填  
之楊億所云此舍人職蓋參政制乃舍人所當草也

上既從錢惟演之言權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士申準入對具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跡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辯良久上意不樂迪再三曰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改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頗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上沉吟良久色漸解曰將取文字來迪退後作文字却進上遽然曰卿等無它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謂入對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

此據錢惟演記刪修準迪謂入對皆二十二日

越明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又三日準乃遠徙



告周懷政廢立事見懷政謀廢立發未能大書見未能備  
述大書丁丑太子太傅冠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  
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  
坐與周懷政交通而曙又準壻也準親吏張文質賈德潤  
並黜爲普寧連山縣主簿後又除名配隸封貴州朝士與  
準親厚皆丁謂心忤之楊準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秦又  
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使液俱下面無  
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頌公爲一好詞  
耳億乃稍安卒保全之當時宰相愛才如此謂雖姦邪議  
者亦以此稱焉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條  
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徙知相州太常卿冠準知安州

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死準耶二人忿鬪蓋如此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未能叛再貶道州司馬制詞云不務敦修恭慙凶慝辱余輔弼玷乃縉紳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臺獨榜朝堂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此據司馬光記聞丁謂傳云周懷政事敗議賊準帝意欲誦準江淮間謂退而除道州司馬獨王曾以帝語質

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按  
居停之語在仁宗初再貶雷州時曾緣此遂謀去謂龍  
川別志當得之以聖旨質謂乃李迪其事見記聞今從  
之若此時曾已詰謂則當迪謂愈爭時曾亦必不助謂  
矣國史恐誤也徐度國紀所載恐不然今不取

癸卯衛尉卿慎從吉爲光祿卿致仕司封郎中兼侍御史  
知雜事杜堯臣改衛尉少卿知陝州皆坐與寇準親善也  
九月己未以樞密副使周起爲戶部侍郎知青川奏書  
樞密院事曹瑋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勾秦  
州兵馬起素善寇準而瑋亦不附謂謂惡之并指爲準黨  
故俱罷然 十月丙午太常寺太祝丁珮爲內殿崇班從

其父宰相謂所乞也 十一月乙丑自冠準敗斥丁謂浸  
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  
布衣十年除位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  
爲自安計乎及是上對輔臣於永明殿欲令太子蒞政於  
外皇后居中詳處輔臣等請以太子監國望令中書樞密  
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尚  
書謂執不可遂草表狀請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  
侍郎兼左丞其餘遣改有差詳見輔導太子政事兩省侍  
郎無兼左右丞者而迪舊人亦當遣尚書謂專意抑迪迪  
不能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侍漏謂又欲以林特爲樞  
密副使仍頗負容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尚書入東

宮皆非公遺物議未息況已奏除啓事何可改也因詔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尅同列極急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謂恣邪弄權中外無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具言昨林特子在任非理決罰人致死其家詣闕訴克寢而不理蓋謂所薰死人不敢言又曰寇準無罪見斥未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擇賢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利用進曰以片文見字遣逐聖世臣不如迪奮空拳捐軀命入不測之寇迪不如臣也上頗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

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亦無曠闕事項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上怒甚切欲付御史臺利用極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上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卽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相親忽加排斥願退就班列上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邠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於承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內東門其所言蓋不傳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已矣援白上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過中書甚使若別用人則恐生事上可之

迪對承明殿不知言何事而實錄正史皆不載今持表而出之

戊辰命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迪違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病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普等並如初議違執頭束言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極利用等皆制格

百官表謂以戶書知河南迪以戶郎知鄭州皆係戊辰日

己巳謂入對於承明殿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頗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塾謂頗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託于進於是入內都知張

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  
迪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時已命學士劉筠革制以  
拯為相領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制入而未出也  
謂既復相其制亦卒不行謂始傳詔召劉筠革復相制筠  
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出院過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  
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焉

拜罷錄云迪欲兼左丞王曾等以為不可又云迪語樞  
宣庚上遽叱之又云上稱迪無禮又云時契丹使將至  
宰相絕筵於是復欲相謂錢惟演請并留迪王曾等言  
謂無過曲在迪請令出三兩月復召之此皆陳驥私意  
曲筆與正文實錄及諸家書並不合今不取獨所云惟



漢靖并留迪或不妄蓋迪與謂初並出守尋復留不知何故當是從惟演議耳然惟演實爲謂計當時不得已且并留迪故謂卒留而迪竟出也龍川別志載二相忿爭又與實錄正文不同且云劉筠辭不革制乃令錢惟演按此時惟演已副樞丞別志誤矣記聞亦以爲革制者惟演也今皆不取然留丁謂出守迪其謀實自惟演但不當革制而革制者晏殊也御史臺記劉筠傳云十一月丙辰除丁謂兼少師李迪兼少傅爲樞與曹利用並兼少保筠當制麻入未宣迪謂忿爭於帝前戊辰筠復直謂罷爲戶書知河南府迪罷爲戶侍知鄆州樞爲昭文曾爲集賢制既入謂復留要筠改制筠不從卒命

他學士為之極遂為某賢曾依舊為副樞此記載王曾事與他書不同當考宋綬作筠墓銘亦云上在東宮始議邦政以樞務任三孤筠當上麻入而事遽易丞相要筠改詔筠拒不往卒用他學士為之然則迪謂等初領東宮職及罷相兩制皆筠所草也

庚午吏部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師樞密使同平章事馮拯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是日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詰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軍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詰司職掌以次參

錫 十二月己丑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王欽若爲  
司空職如故止立學士班 丁酉欽若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  
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之不豫久事多遺忘欽  
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  
欽若寔見上問曰卿何改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  
取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  
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  
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  
爲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知誤也

記聞載欽若入明善堂見太子位三少上丁謂方用事

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已歸班不曉詔旨上留其詔改除司空按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久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罷相時事此時謂猶未入中書也若已為太子太保又令歸班則詔旨果不可曉恐謂亦不至此謬或記聞誤也改除司空參取記聞及本傳押赴中書視事及為使相除河南則參取記聞及江休復雜志稍刪潤之

五年正月丁酉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欽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起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三月壬寅輔臣以天章閣成

並遷秩丁謂為司空馮拯為左僕射曹利用為右僕射任  
中正為工部尚書錢惟演為右丞王曾為吏部侍郎張士  
遜為給事中初利用止加階邑謂等謂與同違命已下乃  
帖麻宣授

范鎮東齋記事云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  
乃知進士之為貴也如此不知鎮何所據附傳正傳俱  
無之當考

十一月甲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  
若有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先是欽若累表請就醫京  
師未報丁謂益使人給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  
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

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可無人臣禮命御文中丞薛映就第接問欽若豈恐伏罪茂子青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口被罪仍班踰天下 十二月壬戌徙知應天府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依知白知亳州初知白在中書與王欽若不協於是欽若分司南京丁謂欽知白修怨也已而知白侍欽若加厚謂怒致徙之 乾興元年二月甲辰封晉國公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遣詔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革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欽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

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遠須它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  
佛然曰參政果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  
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爲重詳見  
太后垂簾 庚申命軍臣丁謂爲山陵使先是輔臣請坐  
太后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深當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  
朝夕在側何煩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後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  
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當允恭傳奏禁中盡可  
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與聞

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平行其意及學士羊訢允恭  
先持示謂聞訢乃進

政陽修作要殊神道碑云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  
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此無  
得見璣遂定附傳正傳俱无此今亦不敢取

甲子始聽政丙寅軍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  
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王曾謂丁謂曰自  
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  
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  
授得無口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賊道州司馬寇準為雷  
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為衛州團練使副仍



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並坐明黨附會也始  
議竄逐王曾疑青太皇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  
死耳蓋指曾嘗以弟舍假準曾踞然懼遂不便爭知制誥  
承紱當直草青辭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  
耶紱避謝乞加筆削謂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  
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昏謂語也  
江休復雜志云呂文靖作舍人值旬假丁晉公宅會客  
忽來招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頭口口草冠萊公雷州  
制既畢覽之不懂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避謝再  
三乞口筆增補遂注兩聯曰雷尊豎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

月白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在舍人院久矣又下詔責寇準等乃二月二十九日其草詔時非句假可知恐江氏悞也今不取當從龍川別志當直舍人乃宋綬龍川別志丁謂逐李迪命宋綬草責詞綬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沈頌謂所定也按實錄具載寇準及李迪責詞準則云為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無春秋漢法等語當是宋綬但從謂指草詔卻自用己意行文故不同耳惟此震驚遂至沈頌乃叙說周懷政謀反事準坐與懷政通反迪坐附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

事也。蓋地與準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故妄以爭議事  
附著之。然爭議亦何至震驚沈頓，今不取。

謂惡準也。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勅就賜二人。中使承  
謂指以錦囊貯飯，揭作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  
方與客宴，多州使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  
之故不容求。豈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  
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勅。準即從錄  
事參軍借綵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勅於庭，升階復宴。至暮  
乃罷。及赴賊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與迎之。準謝曰：吾  
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既至  
文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沈然曰：吾少

時嘗爲詩有日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  
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它日即自裁不  
殊救之乃免人往見迪音中使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  
甚屬棄捐不與迪宴鄆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榻丁謂  
耶鄆餘不要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  
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敗死其如士論何謂曰異  
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宣徽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  
蔡使知來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  
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爲向  
敏中請于析私財丁謂使所親瑜億欲市向氏長安華嚴

川田德至向第面戒諸子曰上田衣食之原決不可鬻由是許謂意謂欲緣是併中德而得得詔即日工道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報天服自隨謂卒不能加害戶部侍郎知青州周起賁授太常少卿知光州給事中知杭州王隨授秘書少監知通州知海州王曙授鄂州團練副使兵部郎中知光州盛度授和州團練副使凡前附寇準事者並再加職銜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大內押班雷允恭以擅易皇堂事伏誅詳見雷允恭擅易皇堂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常以上卧起晚今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

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  
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問  
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  
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藏禍心故令允  
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  
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雖與語罵久起矣謂豈恐不  
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  
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  
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  
舅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  
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

衛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己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織其禍誣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違易幾誤大事極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仲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極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五珠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夫泰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極等即殿廡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曹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者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改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

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惡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

魏泰云呂許公權知開封鞠雷允恭獄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取證左之人一切止自允恭略無及謂之語獄具欲上聞謂信以爲無礙遂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按劾獄就鞫縣內侍羅崇勳實主之許公但與魯宗道復視皇堂無與獄事也魏泰所聞誤矣以計傾謂乃王沂公然與獄事亦無與龍川別志所載蓋得其實泰又云沂公獨入劄子乞與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文字中書尚宰相參政丞院尚樞丞使副衆書關方許中外承



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事俱  
不見於國史嘗錄以理勢度之謂方與允恭久結沂公  
雖有此奏亦未必從愕然自失當是沂公獨對發其擅  
易皇堂事耳今並不取丁謂附傳及正傳並云遣制軍  
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權字及太后稱制又  
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允恭擅易皇堂  
遂併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按王曾言行錄謂乃欲去  
權字者傳誤矣僧文瑩湘山錄載仁廟恭臨才十二歲  
未能待旦起己日高太后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  
少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廷裏體會丁晉公  
謂在告馮相復奏曰乞候丁謂出與商量及丁參告太

后又傳旨晉公公奏曰臣等尚聞皇帝傳旨受遺若移  
大政於它處則理勢不順難以承稟晉公由此許太后  
意復面責同列曰此事堵君即當中覆何須某出足見  
顛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令  
吾輩為莽卓乃真罕存心也丁謂許太后旨此當得其  
實然謂初議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帝  
召對輔臣決之今乃不欲太后獨受羣臣朝似與前相  
度或姦邪亦往往堅持小正以售其大不正又謂意太  
后未必罪己故敢如此也但文瑩所載尚多抵牾且丁  
謂未敗時魯宗道安得遽為參政今畧刪取并月進錢  
書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爲太子賓客知鄂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並坐降絀七月戊辰朔降丁謂子太常丞直集賢院珙爲太子中允落職監鄆州稅瑀北城各遣一官並勒令隨父知河南府薛頤素與丁謂厚善庚午命知應天府趙鼎與頤易任壬申王清昭應宮副使翰林侍讀學士刑部尚書林特落職歸班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祖士衡落職知吉州降侍御史知宣州章頌爲比部員外郎監杭州酒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遣使禮部郎中蘇維甫知宣州權戶部判官工部郎中黃龜旦知袁州權鹽鐵判官工部郎中孫元方知宿州周嘉正知金州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上官佖知晉州鈔部員

外郎權啓勣司李直方知淄州並坐丁謂黨也 己卯降  
工部員外郎直某醫院權判鹽鐵司院潘汝士知處州汝  
士謹修子丁謂塔也殿中丞某賢校理知開封縣錢致光  
落職監池州酒稅始丁謂知江寧致光為府從事及謂入  
相推為館職知赤縣倚謂勢納賂謂敗并黜之先是女道  
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改逮繫德妙秋伏  
謂嘗敢言乃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  
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燃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  
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  
出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  
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

妙語涉妖誕 辛卯再敗謂崖州司戶參軍結于並勒停  
此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  
可勝紀其弟誦說誅悉降黜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  
命宋綬革飛準青解綬請其改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  
皆證事也 綬雖從謂旨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  
綬又當制即革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筆常刑  
罔赦朝論決焉謂初逐準京師謂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  
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飛老不半歲謂亦取人皆  
以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証也謂竄崖州適出雷州準違  
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  
報仇巫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

外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侍御史方謹  
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十月己亥左諫議大夫集賢  
院學士知泉州陳靖為秘書監致仕靖雅善丁謂及謂貶  
黨人皆逐提點刑獄侍御史王取乃言靖老病無政事不  
宜久為鄉里官致有是命 十一月丁卯朔拯奏使錢惟  
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  
與為婚姻謂逐冠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拯奏直學士題  
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并得  
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  
胥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國留後即

日改今命 天聖九年三月戊戌太常博士丁誦大理寺  
丞丁說開門祇候丁誦並與在外監當皆謂之弟也 七  
月己丑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冠域知鄧州初上封言言域  
與丁誦厚善故自成都代還持點之 三年十二月癸亥  
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誦馬雷州司戶參軍誦家寓洛陽嘗  
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恣望遣人至西京留  
守劉口祈付其家戒使者伺口會衆僚時達之口得書不  
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測故有是命謂推多智是猶出於  
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氣之今不緣赦宥未  
可以內徙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爾表耳  
魏泰序此事謬妄甚今不取張晉英所載差近之故正

史循用然謂必不敢上表特與其家人書耳唐英亦誤  
五年十二月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爲謂必還職中侍御  
史陳炎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赦無赦  
丁謂因緣險佞巧據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  
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官闈易神寢龍崗莫消王氣  
今烟紫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指假見  
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祇因明黨不獲生還虛多遊曲事  
王藩卒無牽復請吏不原赦上然之 八年十一月戊辰  
南郊 十二月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徙道州司戶  
參軍口口始南郊肆赦中外議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



只合取彼顛顛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暢言謂奸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者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遷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明道元年十一月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庄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旨珮爲供奉官 景祐四年閏四月光州言秘書監欽任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遷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真宗皇帝

未能偽造天書

天禧三年三月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庭權任尤重  
附會者願求往往言事獲從同輩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  
中外庫帑皆得專取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未  
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中所養性凶狡遠略其親信得  
見因與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怪事以誘之懷政大感獲  
引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至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殺直  
劉益輩造符命託神靈言國家休咎或感否大臣時魁準  
鎮永興能為巡檢賴準信望欲責其事準性剛強好勝喜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其附已政依違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

劉放作寇準傳云未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遂固要準乃從之按王旦死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三年三月放悞甚矣或欺若爾為此非旦也

夏四月辛卯修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

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  
能者姦險小人偶歷驅使駿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陞  
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掃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  
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  
帛書飯牛揚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  
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雖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  
英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日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  
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  
寶券昏王洪鈿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沐於邪說自  
謂德寶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寶降語固宜不  
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而都盜覆四海涕騰豈天

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叔達卒以綏終  
宜聖壽无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  
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  
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執道諫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  
曲奏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閭上明日見老君於  
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  
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此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  
安能排難耶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  
才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災害不至禍亂不作  
與又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未能所為獨陛下  
一人不知耳乞新未能以謝天下上雖不聽然亦不罪與

也

與本傳載大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  
移見祀汾陰前又見於此未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  
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載且失其時  
日按稽古錄於是年三月載飛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  
今用此為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與誅疏亦不得其  
時因此附見國老閑談以宗道所誅為指祥符則誤也  
今追用之記聞載與誅語凡之正傳尤切直恐與不但  
一疏今並載之可見先朝容直臣也按李維賢有賀天  
書降兩表其一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內其二云八月二  
十四日迎奉入內今並用此月日載之長編

士寅召近臣詣真游殿朝拜天書 五月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乎主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準不擇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也

此出相山野錄其言有理故取之

六月準持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於乾祐殿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諸軍並與特支屯駐在外舊無例特支者皆給與賜乾祐縣民秋租十之五普度諸道釋童行廣南宮吏聽挈屬之治所制曰朕

寅奉丕基撫寧中宇慶靈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之圖書  
開聖真之鴻緒陳嘉牲於崇獻沈瑄玉於隆澗順科文罰  
之壇恭薦騶壇之板儲精淵妙敷化醜醜矧惟咸錫之巨  
是爲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嚴曲肅之都式佇  
鴻濛之駕清心昭格塔極覽觀由茲鶴首之封薦錫龍綈  
之檢諭朕以輔德戒朕以愛民告臨降之先期述延洪之  
景祐介子孫於千億保函夏於太寧而又瞻顧皇儲繼頒  
寶命昭其仁孝之至示以報命之祥齋莊載披揚厲彌至  
考諸冊牒允謂殊尤昔燧皇握機但有蒼渠之刻虞舜負  
衆止觀河渚之文豈若柞我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祉實  
茂皇圖思與萬邦共均純嘏仰答高明之貺用推肆音之



恩

郊恩密遇忽降大赦蓋以乾祐天書再降故也及周懷  
政未能等敗史官諱之遂改易制辭自恭薦鑿璣之板  
以下但云迨茲二紀馴致小康邦本既寧天休允集顧  
惟陰陽莫獨在于思與萬邦共膺純嘏遂大赦天下臣  
燾初請實錄國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爲也檢會要云  
以天書而赦文殊不及之因令口諸州赦文所編錄建  
隆以來赦文內尋出全本則其辭蓋昭然且未能等僞  
造天書實錄正文皆畧之惟此制辭差詳恐其亡逸而  
持者於此原文官所以深諱者爲過舉也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此尤可見真宗之盛德矣若乃末殺其事竄改

其辭使後人漫不可曉既夫史官之職又沒帝王改過之善臣素所不敢從也此會要乃三朝會要今五朝會要已改云以天下小康致隆赦蓋從史也祿與等諫疏或在此赦後然三月末已載之不復遷改且天書賈再降則與等於初降即上諫疏亦不可知爾

戊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內 四年六月準罷政事為太子太傅萊園公以奏請太子監國丁謂等力譖之也七月甲戌司徒政謀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事敗伏誅謂等并發未能所獻天書故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及其黨乾祐觀主王先道士張用和殿直劉益借職李貴康王殿侍唐信徐原並免

死黥面配儋梅高崖雷瓊萬安循州 朱能父左武衛將軍政仕甥母周氏贖銅百斤并其子守昱守吉分配邵林道州黃崖没官與甥往來結社人悉決配諸州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海島遠州 丁丑太子太傅魁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 并見丁瑀事迹八月辛巳入內供奉官諱元吉高品王德信決杖配唐州高班胡元則黃門楊允文決杖配西京坐嘗受命乾祐縣與周懷政協同妖妄故也元吉尋黥面配賓州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衣甲以出殺盧守明帥所部兵挈家屬叛逸永興軍奏其事詔遣內殿承旨江德明入內供奉官於德潤乘驛發兵捕之應能黨與分配嶺表者所至禁繫別族朝旨能衆清勢窮

憲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牢城十  
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閩門祇候順本城都頭  
與順還官實在一月甲寅今并書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未能叛再改道州司馬 甲  
辰入內押班鄭志誠嘗納未能音問及被獲表章有請大  
子親政之辭令右諭德魯宗道御史劉平鞠問削兩任配  
隸房州 九月丙辰詔劉益康王徐原等十一人並活釘  
令衆三日訖斷其手足具五刑處死王先李青並斷手足  
處斬唐信八人並處斬文思院畫匠軍士百姓十五人並  
免死杖笞黥面配沙門島及廣南牢城未能僕使及道士  
軍士十二人並杖笞黥面配江湖福建牢城能弟文顯免

杖點面配鄧州軍城初能將擇日行制使文顯潛以告知  
府未與等故至是復用輕典能妻高母李弟婦陳洵女僕  
冢僮十二人並決杖分配湖南京東西州軍能子仲歌以  
幼不勝杖點面配澧州軍城聽隨母之配所時命殺中侍  
御史王博文與內臣岑守素等乘傳詣永興按劾具獄以  
聞而降是詔初遣博文人謂連逮者必求博文唯治首惡  
脅從者皆為請得以減論 壬戌知永興軍府朱興陝西  
轉運使梅詢並削一任與為護國節度使詢為棗州團練  
使並不署州事本軍通判幕職官並贖銅槌罪與等當薦  
舉未能及不察姦害妄致害制使改責之知鳳翔府成大  
圭贖銅二十斤通判葦州坐與能交結也軍士封進鳳翔

府孔目官朱日昌等八人皆能常從預為矯妄者並決杖  
分配海島遠郡牢城乾祐知縣蒲城長安為年乾祐蒲尉  
並坐削絀

周懷政陰謀廢立

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  
懷政伏誅大中祥符末上始得疾是歲仲春所苦浸劇自  
疑不起嘗卧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嘗典  
左右春坊事出告趙準準遂請問建議亟令楊億革奏已  
而事泄準罷相已丁議事嘗丁謂等因誅斥懷政使不親  
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點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  
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

其弟禮屬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  
吉問門祇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  
崇勳懷吉悉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  
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  
衛士執之

懷政本傳云上姑務舍容不忍斥其過然漸疎遠之懷  
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  
別室久之而出以欺同輩曹錄亦云然收懷政時實在  
崇政殿東廡則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謂等多為  
之防使懷政罕得見上耳蓋未有疎遠懷政意也本傳  
又云上怒甚而曹錄無此疑本傳飾說今不取

詔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就御藥院劄訊不數刻具引  
伏上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  
普安佛寺斬之謂等并獲未能所獻天書妖妄事詳見未  
能偽造天書懷政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決杖配復  
岳州子妣勒停賢在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詒之曰  
斫頭望子終累及我懷信又嘗謂懷政曰兄天書事必敗  
當早請自首盡無獲經典及謀作亂又號泣伏拜而止之  
皆不聽故皆得免死焉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  
海島遠州

記聞載懷政以二月二日懷小刀對上自割上因是疾  
復作皇后命收懷政下獄并於宮中得萊公奏言傳位



事乃命楊崇勳告變誅懷政既萊公按懷政誅在七月  
萊公罷在六月若懷政於仲春爲此則萊公不待夏末  
始罷懷政至秋初乃誅也然真宗實以仲春疾益甚不  
知緣何事耳記聞必誤今不取

丁丑太子太傅冠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  
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司  
懷政交通也是日以客省使英州防禦使楊崇勳爲鄆州  
觀察使內殿承制楊懷吉爲京使並賜金帶及金銀降  
詔褒獎供奉官京城西面巡檢楊懷玉既與崇勳等預周  
懷政議崇勳告變之翌日始詣樞密院白陳致貴之  
八月年亡楊崇勳爲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崇

敷累辭鄧州之命改改任焉 丙午入內供奉官石承慶  
刑兩任配隸宿州先是周懷政嘗遣人召承慶欲有所議  
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之上遣黃門黃守忠開太寧  
祥符東華傳詔許王宮至則門不閉見承慶將入守忠諷  
知其故戒令勿入於是門司不復納承慶守忠畏懷政不  
敢言至是以聞鞠承慶而責之 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  
贈左騏驎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安國節度使以其弟子  
右內率府副率宿州安置懷吉爲禮賓副使 景祐元年  
九月辛酉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楊崇勳降  
落平章事知壽州崇勳子閻門祇候宗說監濟州稅先是  
內侍押班周懷信言元懷政天禧中給侍來宮最處親信

姦臣謀危皇嗣懷政心憤議除險黨爲崇勲及楊懷吉誣  
言被誅今懷吉雖死而崇勲尚居將相又乞正其事以慰  
幽魂故有是命懷吉弟供脩庫使懷志子閤門祇候永孚  
入內高班承德入內黃門永成永遠並坐降

雷允恭愷易皇堂

大禧五年四月丁未以內殿崇班雷允恭爲皇太子宮都  
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  
真宗崩仁宗卽皇帝位 庚申命軍臣丁謂爲山陵使丁  
謂潛結雷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詳見丁謂事迹六月  
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  
既興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倚謂勢日益驕恣無所憚

始官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非敢有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違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長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時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瑜司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 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判司大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于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復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奇  
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於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  
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  
亦知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  
謂決語入班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  
石盡水出工役甚艱衆議藉藉步軍副都指揮使戚塞節  
度使黃守忠爲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以待命時五月辛卯也謂死允恭猶欲違就成之不敢以  
實聞 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  
后即使問謂謂始復遣按行使監繼宗副使王繼宗往參

定乙未太后又遣內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俱內中又  
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右侍禁閤門祗候李維新就鞏縣  
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  
是月辛丑又遣內殿承制馬仁俊同鞠允恭癸卯又遣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魯宗道入內押班奉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志復視皇堂  
既而或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持命王曾  
再往復視并祭告謂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  
役如初惟皇堂燭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檀移  
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  
帛一千八百疋珠四萬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常進

皇堂準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堂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  
取其三於是杖死於鞏縣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祇候允中  
決配柳州編管邢中和貸命決配沙門島坐決配者又十  
七人

仁宗實錄允恭附傳云允恭日益驕橫太后惡而疏之  
致遣修陵域隧道按龍川別志乃允恭力請行太后始  
命之又按太祖太宗山陵除五使乃按行使副修本都  
監部署外即未嘗別除同勾管一行事今特以命張景  
宗允恭蓋罷之也決非疏惡意別志當得其實但誤以  
官勾一行事為都監耳都監乃盧守愨與按行使副相  
繼受命在旬日前矣兩朝志丁謂傳亦以允恭為都監

昏誤也別志又云王曾獨對太后乃知其事亟命官按劾亦恐大竇蓋事發當自毛昌達始曾既復視還因言謂已藏禍心致容允恭擅易皇堂太后入其言謂果得罪謂得罪實曾發之發種易皇堂事則非曾也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已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 蘇亥輔臣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知得罪



頌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  
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丁謂身爲宰相乃與  
雷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  
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請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亦  
之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嘗言曰與卿等議定政皆可其  
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違  
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  
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  
福也太后怒甚以珠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珠  
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夫泰山陵事耳太后  
猶解令拯等即殿虛議降絀之命任中正言謂彼先帝頌

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曹曰請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  
耶乃責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